

蒙古字韵校本

照那斯图 杨耐思编著

民族出版社

蒙古字韵校本

照那斯图 杨耐思编著

11/2/1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师浩

书名题字：张仲愈

蒙古字韵校本

照那斯图 杨耐思 编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111/2印张 字数：200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6.35元

书号：9049·39

内 容 提 要

《蒙古字韵》是我国元代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一部韵书。这部韵书正文上冠八思巴字字头，下列所译写的汉字，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八思巴字汉语的语音面貌，是八思巴字汉语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种。

本书是根据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公元一三〇八年)旧写本整理、编制而成的一个校本。内容有前言、《蒙古字韵》影印本、补阙说明、八思巴字字头转写表、校勘记等。可供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汉语音韵史、古代蒙古语以及民族关系史的学者利用、参考。同时也是考古工作者鉴定、考证八思巴字文物的一种参考工具书。

目 录

一 前言	(1)
附 I 本书所引八思巴字资料	(4)
附 II 蒙古字韵字母正体及转写表	(7)
二 《蒙古字韵》影印本	(9)
一东	(27)
二庚	(32)
三阳	(39)
四支	(46)
五鱼	(64)
六佳	(74)
七真	(82)
八寒	(90)
九先	(97)
十萧	(103)
十一尤	(114)
十二覃	(120)
十三侵	(126)
十四歌	(129)
十五麻	(133)
三 补阙说明	(148)
四 八思巴字字头转写表	(150)
五 校勘记	(159)

一 前 言

我国元代颁行的八思巴字，是由西藏喇嘛八思巴仿照藏文体式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当元至元六年(1269)颁布时，蒙古皇帝忽必烈特别下了一道诏书。

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①。

很明显，蒙古皇帝是想用这种特制的新文字来取代原先使用的畏吾儿字和汉字，并用它来拼写全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实行这种“书同文”的政策措施，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辅助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在后来推行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的障碍，以致始终未能收到如期的效果。这种文字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应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推行这种文字的时候所保存下来的八思巴字文物和文献资料，诸如碑刻、符牌、官印、钱钞和典籍等，却是丰富多采的。这些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文化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古代蒙古语、汉语音韵，都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语，即一般所说的八思巴字汉语对音。这类资料被保存下来的数量颇多，品种亦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 (一) 碑刻及其他铭文、文件原文；
- (二) 八思巴字《百家姓》；
- (三) 《蒙古字韵》。

随着八思巴字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这些资料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前人已经作了不少整理和编印发行的工作。不言而喻，八思巴字资料整理和八思巴字研究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这两方面的工作，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资料中最晚被发现的一种。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1899—1958)在昆明得到了陈寅恪先生转赠的于道泉先生所摄《蒙古字韵》旧写本照片一部，共计六十九页(原件大约在清末时外流，

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于是写了一篇《〈蒙古字韵〉跋》^②, 向世人最先介绍了这部很有价值的书。罗先生原来打算在所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一书中, 校订《蒙古字韵》, 并同《古今韵会举要》相比较, 进一步作一些语言学的研究。但是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 始终没能实现, 罗先生于1958年不幸因病逝世。后来出版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③仅刊布了该照片的影抄影印本, 较原件阙下册第四页下半页, 下册第五页上半页。1956年, 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行了(壶井义正编)《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二卷》, 即原书的影印本, 也给八思巴字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一部韵书, 成书的确切年代已无可考。可以推知, 它是在推行八思巴字的过程中, 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是供人们研习、使用八思巴字进行译写所应用的一种范本。作者无考, 刻本今已不传。现存唯一的旧写本, 乃是朱宗文(伯颜Bayan)于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校订的《蒙古字韵》传世本。此书体制, 分韵十五(部), 上冠八思巴字字头, 下列所译写的汉字, 平上去入四声一贯。计收八思巴字字头818个, 被译写的汉字9,118个(残缺部分未统计在内)。

《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汉语对音资料中最重要的一种。从它的内容来看, 几乎当时所有的常用汉字的对音都包罗无遗, 而且又是按照一定的音韵系统, 以小韵为单位编制而成的, 所以它能够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出当时汉语的语音结构的面貌, 这对于元代汉语语音系统的考订和构拟,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但是, 现存的《蒙古字韵》旧写本, 抄写的年代距元代较远^④, 在八思巴字母的书写方面, 字体不正或笔划差误的例子触目皆是, 所收汉字也有不少讹舛, 而在内容方面, 又阙十五麻的一部份和“回避字样”的一半, 如果不经整理, 校勘和补正, 就很难加以利用, 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虽然有如上述在1959年国内影印发行过它的影抄本, 但抄写的质量不及原件, 又抄错四十多例, 并阙两个半页。日本刊行的原件影印本, 发行量极少, 一般很难见到。因此, 在我国出版《蒙古字韵》的校本, 就很有必要了。

粉碎了“四人帮”, 铲除了阻碍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绊脚石以后, 在短短的几年里, 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各个学科都空前地活跃起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关于八思巴字的研究以及与八思巴字资料有关联的各个学科的研讨, 将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深信, 国内的同行一定热情关怀这个学科的发展, 在工作中, 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希望, 国内的汉语音韵史方面的学者, 更多地利用《蒙古字韵》这项资料, 全面系统地研究八思巴字所反映的汉语音韵问题, 充分发挥《蒙古字韵》的作用。

我们所作的《蒙古字韵》校勘和补阙，是以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旧写本为底本，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而作成的。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古字韵》以外的八思巴字对音资料，如碑刻、官印和八思巴字《百家姓》等。其中包括一些国内陆续发现的迄今尚未发表过的资料(详后)。另一类是汉语音韵要籍。其中以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以下简称《韵会》)^⑥和《韵会》转载的《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以下简称《七音》)为主。《韵会》多次引证《蒙古韵》、《蒙古韵略》，《七音》小序前注云：“《蒙古字韵》音同”。(《韵会》、《七音》所称《蒙古韵》、《蒙古韵略》、《蒙古字韵》，都应该是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的前身)。朱本《蒙古字韵》的自序也说：“尝以诸家汉韵证其是否，而率皆承讹袭舛，莫知取舍。惟《古今韵会》(《韵会》的别名)于每字之首必以四声释之，由是始知见经坚为𠬞，三十六字之母备于《韵会》，可谓明切也已。故用是详校各本误字，列于篇首，以俟大方笔削云。”可知朱氏是根据《韵会》来校订《蒙古字韵》的。我们曾将朱本《蒙古字韵》跟《韵会》和《七音》进行了全面对照，发现这三种韵书在音韵系统方面，基本上一致。差别只是在个别小韵的归类方面。因此，我们校补《蒙古字韵》，就更多地采用了《韵会》和《七音》的资料，并以我们所能找到的其他八思巴字对音资料加以验证。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对于材料的引用，也可能会有不少遗漏。诚恳地希望专家们读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1979年11月于北京

附 注：

- ① 见《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册，第4518页。
- ② 见《北京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1卷，第3期，1939年，昆明。又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第83—87页。
- ③ 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共128页。
- ④ 据日本尾崎雄二郎教授考证，该写本为清乾隆年间所写。参看尾崎雄二郎《大英博物馆本蒙古字韵之记》，《人文》第8集，第162—180页，1962年，京都大学教养部。
- ⑤ 本书所据为明嘉靖丁亥(公元1527年)书林郑氏重刊本。

附 I 本书所引八思巴字资料

本书所引用的八思巴字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说明如下：

一、碑刻及碑刻以外的元朝官方文书(皇帝圣旨、太后懿旨、王子令旨、帝师法旨)资料。这里统统简称为“碑”，并以为代号。这类资料有拼写汉语的，也有拼写蒙古语的(蒙古语碑以碑M为代号)，分别编以阿拉伯数字序号，序号后接横线——，横线后面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碑文该字所在的行次，在同一行出现数次者，用括弧注明次数。

汉语碑目如下：

碑1：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以下简称罗、蔡)，图版四。

碑2上(左)：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罗、蔡图版五。

碑3：加封北岳圣旨碑，罗、蔡图版六。

碑4：孔子庙学圣旨碑(一)，罗、蔡图版七。

碑5：孔子庙学圣旨碑(二)，罗、蔡图版八。

碑7：(曲阜)加封孔子制(二)，罗、蔡图版十。

碑8：(定州)加封孔子制(三)，罗、蔡图版十一。

碑10：特赠郑鼎制诰，罗、蔡图版十三。

碑11：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二)，罗、蔡图版十四。

碑12：加封孟子父母制，罗、蔡图版十五。

碑13：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罗、蔡图版十六。

碑14(左)：加封兖国复圣公制，罗、蔡图版十七。

碑14(右)：追封兖国夫人制，罗、蔡图版十七。

碑15：加封颜子父母制，罗、蔡图版十八。

碑16：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三)，罗、蔡图版十九。

碑17：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四)，罗、蔡图版二十。

碑24：东平学圣旨碑，罗、蔡图版二十七。

碑25：孔子庙学圣旨碑，罗、蔡图版二十八。

碑26：增封东安王诏书碑，罗、蔡图版二十九。

碑27：江淮免秀才杂泛差役诏书碑，罗、蔡图版三十。

碑28：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元至正八年(1348)，

YC：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第六版，图版见《艺林月刊》第七十六期，页十四。

蒙古语碑目如下：

碑M1：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一)，至元十七年或二十九年(1280~1292)十一月，

陕西周至(原盩厔)。

碑M2: 龙门禹王庙令旨碑, 元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 陕西韩城。

碑M4: 泾州水泉寺镇海之碑(圣旨碑)(1277或1289), 陕西泾阳。

碑M7: 兴隆寺圣旨碑, 元大德十年(1306)六月, 北京平谷。

碑M11: 元氏开化寺圣旨碑, 元延祐元年(1314)四月, 河北元氏。

碑M13: 奉元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二), 元延祐元年(1314)七月, 陕西周至。

碑M14: 奉元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三)元延祐元年(1314)七月, 陕西周至。

碑M15: 合阳(原郃阳)光观宫圣旨碑, 元延祐五年(1318)四月, 陕西合阳,

碑M16: 浚县(原濬县)天宁寺法旨碑, 元至治元年(1321)十月, 河南浚县。

碑M17: 易州龙兴观懿旨碑, 元至治元年(1321)十一月, 河北易县。

碑M20: 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四), 元至正十一年(1351)二月, 陕西周至。

二、《百家姓》资料。八思巴字《百家姓》目前已被发现可以利用的版本有四种, 均收在元代增修的《事林广记》中, 简称百, 以为代号。四种版本分别以A、B、C、D、代表:

百A: 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续集所收, 标题“蒙古字体”, 标目《百家姓蒙古文》, 每面七行, 每行六字。(影印件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一文, 载《民族语文论集》第267—26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百B: 元(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所收, 标题“蒙古字体”, 标目《百家姓蒙古文》, 每面八行, 每行七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影印件见罗、蔡第59—67页)

百C: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乙丑(1325)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所收, 标题“蒙古篆字一”, 标目《百家姓》, 每面十行, 每行四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影印件见罗、蔡第71—82页)

百D: 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翠岩精舍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所收, 标目《百家姓蒙古文》, 每面十四行, 每行九字。〔影印件见匈牙利李盖梯(L. Ligeti)《八思巴字百家姓》(Le Po Kia Sing en écriture 'Phags-Pa)一文, 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卷6, F.1-3, PP.1-52, 1956〕

A B C D 后面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原文该字所在的行次。

三、官印资料。照那斯图辑录的元代官印拓本计95种, 简称为“印”, 以为代号。“印”后面的阿拉伯数字系印文编号(见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 文物资料丛刊I, 文物出版社, 1977年, 北京), 本书所引官印印目如下:

印3: 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 元至正五年(1345)十月。

印5: 管军总把印(1), 元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

印16: 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 元至顺二年(1331)四月。

印18: 左卫阿速亲军千户所印, 元元统三年(1335)九月。

印19: 总把之印。

- 印21: 兀良海牙屯田百户印,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 印22: 骁忠义兵千户所提押印。
- 印25: 怀庆等处管人匠打捕户达鲁花赤之印。
- 印42: 毗阳等处义兵军民千户所弹压印, 元至正六年(1346)三月。
- 印43: 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 元元统三年(1335)九月。
- 印50: 管军总把印(2)、元至元十四年(1277)八月。
- 印55: 总管大同杂造都提举司之印,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月。
- 印58: 忠信义兵千户所弹压之印。
- 印60: 莱芜县诸军奥鲁官印。
- 印68: 井陘宣慰司印。
- 印70: 临州等处军民百户之印。
- 印72: 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屯田百户之印。
- 印80: 沈阳等处军民屯田使司分司印, 元至正十七年(1357)正月。

附II 蒙古字韵字母正体及转写表

编号	蒙古字韵 字母正体	汉字注音	拉丁转写	编号	蒙古字韵 字母正体	汉字注音	拉丁转写
1	ᠵ	见	g	16	ᠮ	明	m
2	ᠬ	溪	k'	17	ᠬᠠ	非敷	h _u
3	ᠭ	群	k	18	ᠬᠡ	奉	h _u
4	ᠨ	疑	ŋ	19	ᠬᠢ	微	w
5	ᠳ	端	d	20	ᠳᠠ	精	dz
6	ᠲ	透	t'	21	ᠲᠠ	清	ts'
7	ᠳᠡ	定	t	22	ᠳᠢ	从	ts
8	ᠨᠠ	泥	n	23	ᠨᠠ	心	s
9	ᠬᠢ	知照	dž	24	ᠬᠢ	邪	ʃ
10	ᠬᠢ	彻穿	ts'	25	ᠬᠢ	审	š ₂
11	ᠬᠢ	澄床	ts	26	ᠬᠢ	禅	š ₁
12	ᠨᠠ	娘	ñ	27	ᠬᠢ	晓	ʰh
13	ᠪ	帮	b	28	ᠪᠠ	匣(合)	ɣ
14	ᠪᠠ	滂	p'	29	ᠪᠡ	匣	h
15	ᠪᠡ	並	b	30	ᠪᠢ	影	·

编号	蒙古字韵 字母正体	汉字注音	拉丁转写	编号	蒙古字韵 字母正体	汉字注音	拉丁转写
31	𐪔	影(幺)	j	37	𐪕	〔鄂〕	u
32	𐪖	喻(鱼)	,	38	𐪗	〔翳〕	e
33	𐪘	喻	j	39	𐪙	〔污〕	o
34	𐪚	米	l	40	𐪛	〔也〕	è
35	𐪜	日	z	41	𐪝	〔高〕	ɣ
36	𐪞	〔伊〕	i	42	𐪟	〔耶轻呼〕	i

说 明:

蒙古字韵字母见于原书上五页“字母”表。表中列有汉字母(表声母的)共三十六个的八思巴字字母译写,其中 𐪔 𐪕 𐪖 𐪗 重出,即用四个八思巴字译写八个汉字母,而汉字母“匣、影、喻”三个各对译两个共六个八思巴字字母,合计三十五个八思巴字字母。属于“喻”母的(表韵母元音的)字母共七个,二者相加总共四十二个八思巴字字母。这是八思巴字译写汉语所使用的字母的总和,跟元盛熙明《法书考》和元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记载的情况相符。

注音汉字也采自原书上五页“字母”表,有些表声母的字母,所注汉字相同,今据《韵会》转载的《七音》的字母加以区分,这类字母用〔 〕括起来。表韵母元音的字母,原表统统仅注为“归喻母”,而没有汉字注音,今据《法书考》所列加以补正,这类字母用〔 〕括起来。

原书“字母”表里,“非”母与“敷”母不同译法,“非”母所对译的八思巴字跟“奉”母的八思巴字混淆(韵内“非”跟“敷”同在一小韵)。“非、敷”两母的混淆,大概在元代以前就已经发生,元代的汉语韵书《中原音韵》作了全面反映。但本书韵内“非、敷”两母跟相对立的“奉”母的译法,又往往混淆不清,即“非、敷”两母时而译作 h_{p} ,时而译作 h_{f} ，“奉”母的译法也是如此。今根据音理重新加以调整,以 h_{p} 专译“非、敷”两母,以 h_{f} 专译“奉”母。

我们这里的拉丁字母(有少量采用别种音标符号)转写方案,是从本书体例和译写汉语的需要着眼来拟订的,并不能完全代表“译写一切文字”的四十一个原字母和八思巴字字母总表的拉丁转写方案。同时,我们的方案还参考了国内韩儒林(1941)、罗常培、蔡美彪(1959)、亦邻真(1963)诸家以及国外H·C·Von der Gabelentz (1839)、G·Pauthier (1862)、A·A·Драгунов (1930)、鸳渊一(1930)、服部四郎 (1946)、Earl R·Hopp (1953)、L·Ligeti (1956)、N·Poppe (1957)、G·L·M·Clauson(1959)、Paul B·Denlinger (1963)、中野美代子(1971)、桥本万太郎(1974)诸家的转写方案,特此声明。

二 蒙古字韵影印本

本书的《蒙古字韵》影印本是根据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二卷》(壶井义正编, 昭和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加以翻印的, 特此声明。

日本关西大学原书影印本书影高19.6厘米, 宽13厘米。

日本关西大学原书影印本的页码按直行汉文书籍样式编次装订, 而原书的行款, 依八思巴字行款直行, 由左至右序次。今复原将页码由左至右编次, 请读者注意。

蒙古字韻

卷之六

上

四

1